



歐陽文忠公集卷第四十六

上書首

準詔言事上一作上封事書

月日臣脩董昧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無此字臣近準

詔書許臣上書

一作許

許以

言事臣學識愚淺

一作昧不

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董採當今急務條為三弊

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享者之治

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

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

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

治之要術一無此字也納一言而可用雖一作議

不得以沮一作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者天下

無難治矣一本治作致理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

一作天下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一作

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一作勤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

老賊日益強併九州之力討一作平一西戎小者尚無

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連盟而動一作妄作其將何

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患者盜賊今

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一作仰者民

力今民力困矣所須一作急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

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

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一作雖

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一作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

前所採舉議紛紛至於一作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

雖妾不如力行之采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

所尚一作最關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

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

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

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

荆楚收僞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盜北窺幽燕當

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

况一作豈如今日承百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彊

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

戎之策有可任一有用字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

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一有大字弊

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

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一本有煩而二字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賞罰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一作能知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一有二帝二字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靖之徒欲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家作董

此二帝者一有凡有所為後世莫及八字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出一作越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為強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已今朝無強臣之患旁無小人徧任之弱一作又無小人獨任之感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一有聽字陛下之所為然何所憚而不為乎一作何憚而不為哉若一日赫然執一作奮威權以臨之則一作可使萬事皆辦

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為三弊之因循而言脫而字一事
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一有俗字不信令頻
改則一有下字難從一作入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
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
置之事州縣一作天下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
一作咸相謂曰且未要一作可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
備禮行下畧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
一作官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符一作文牒縱橫上下
莫能遵守一作稟中外臣庶一作官吏軍民或聞而歎息
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
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
一有一字也用人一作人君之術不過賞罰一作古今

用人之法不過賞罰而已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
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一作也太祖時
一作臣嘗聞太祖皇帝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
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
立法一有及江表已下乃復其官九字太祖神武英斷
所以能畢定天下者其賞罰之一作分明法皆始此也
昨一作自關西用兵四五年矣一有賞罰之際是非莫
分八字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
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
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
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一作罰無所
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一有

二字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
臣請畧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
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
數一作有兵額空多所用者少八字是有點兵之虛名而
無得兵之實數一作効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
下民不安君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
一作法往來州縣愁一作愁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
一作弱小懦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一作術此有教
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家誤作實藝一作効也諸路
州軍分造器械一作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
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一作路然而鐵刃不
剛一作錐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

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費
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一作無
實之法教老一作少怯之兵執鉞折不堪之器械百戰
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
鹵莽則不貴功實之弊一有二字也臣故曰三弊因循
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一有日字
言一有直字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
力用兵鬪智不鬪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
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
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
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
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一作

四十萬人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沉於夷狄
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
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一作萬人下有
其他以三五千人立功塞外者不可悉數十六字蓋兵
不在多能以計取一作能用計爾故善用兵者以少一
有而字為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一無此字為今
計者一作臣謂方今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
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
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
人之用加又一作之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
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
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勅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

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一自四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
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二字
一作數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
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効但務添
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一作近賊雖不至天下
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
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一作或出於士或出於卒
任或出於奴僕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
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一作切選將之路太狹今詔
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
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畧萬人之敵皆遺
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資賤而薄之不過

與一主簿借職使其一作之快快而去則古之屠釣飯
牛之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
家誤作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一有委之要地四字
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
卒幾為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
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
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
林之傑不可簿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
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一作為報又下有又何患於
無將哉一句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
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一作塞其起散之源
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一作兵兵而費大

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勒兵單于臺不
過十八萬一作十萬人尚能困其一無其字國力况未
若一無二字今日七八萬連四五年而不罷一作解所
以罄天地之府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
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
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一有
而字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一有而字無將一作
作人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一有惟陛下
以威權督責之乃有期耳二句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
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鮮
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
在蓋見中國頗為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同隙而動

爾若勸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吳賊一
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
今論一作論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
力窺我河北陝西一有若使二虜並寇則難以力支十
一字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
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
傳聞北虜常者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
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吳則可牽制
寇之力若不助吳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一
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一
蒼皇始不服豈能與北虜相為表裏是破一
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一

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無功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
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
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
意者此一无此字取勝之上策也前年一將有請出攻
者當時賊氣力家蘇無力字方盛我兵未鍊蘇誤作練
朝廷尚許其出師况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
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
攻之勢也自西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
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斲此可攻之勢
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一
有不以臣言為狂七字密詔執事之臣熟一作詔四路
之帥協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丁任之臣臣又聞

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一作文武常選之官盈於朝廷徧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拘舊例又不進賢而退不肖窮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吏無旌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一作除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川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繇也今議者或謂一有以字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黜責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一無上十字有贓汙者

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一作奸財利者各舉求之人恠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一有守廉節者乃公幹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一作公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一作請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賄者亦強黜之吏政事必由已出故雖誅剝豪家家誤作臺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眾胥群吏共為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材之人為害等耳今贓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安姦其弊如此

便可為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財一有不材二字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為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為社稷生民留意一作惟陛下不留意計狂直其俟誅夷臣脩昧死再拜

居士集卷第四十六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歐陽居士卷第四十七

書八首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命書

脩頓首再拜啟急脚

一作步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

發書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一有卑情不任欣慰之

至八字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至煩大賢伏惟

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

於人以為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

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

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為時孰不願出所長

少助為一得托附以成其名哉况聞狂虜猖獗屢有斥

指之詞加之輕侮購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

凡此數事在於脩輩尤為憤耻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
脩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為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
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
於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有之工拙三字一未
事耳有不待脩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為辭况今世
人所謂四六者非脩所好少為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
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為
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
一本此下云某雖儒生不知兵事竊推兵法有勇有怯
必較彼我之利否事之如何要在成功不限遲速其近
至京師屢於諸公間畧聞緒言力守之計此實當時之
宜非深思遠見者孰能至此願不為浮議所移伏見自

臣某等古之聖士某衆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
惟在上者以知人為難士宜慎作事雖貧賤以身許人固
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之不盡士不為用今奇怪
豪雋之事往往蒙見收擇願用之如何爾一有止在明
哲世須厭言然尚一作但憲山林草莽有捷持知義
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一作亦宜思宜
誤作德焉若修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效庸
人苟且樂安佚宜誤作徒也一平此下云伏蒙示書夏
公又以見幸某孤賤素未嘗登其門非執事過見褒稱
何以及此媿畏然某已以謝老為辭更無可往之理惟
幸察有焉字

答李諷 宣誤作謝第一書

脩向人至辱書及性銓二篇曰以質其果是一有非字
夫自信篤者無所待於人自疑於人者自疑者也今吾
子自謂夫子與孟荀揚韓復生不能奪吾言其可謂自
信不疑者矣而反以質於脩使脩有過於夫子者乃可
為一作與吾子辨况脩未及孟荀揚韓之一二也脩非
知道者好學而未至者也世無師久矣尚賴朋友切磋
之益苟不自滿而中正庶幾終身而有成固常樂與
者論議往來非敢以益於人蓋求益於人者也况如吾
子之文章論議豈易得哉固樂為一作與吾子辨也若
尚有所疑敢不盡其所學以告既吾子之自信如是則
夫子不能奪使脩何所說為人還索書未知所答慚慚
漸惕脩再拜

答李翹第二書

脩白前辱示書及性銓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辨而文能
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
吾子卒其說脩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為說曰夫性
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
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
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
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
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脩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
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
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為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

子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
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
忠問仁義問禮樂問脩身問為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
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
於性者一言而已子宣悞作子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
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
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者明性無常必有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
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
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蘇悞作動其所以率之者爾子
宣悞作子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脩少好學知學
之難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

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行之終自有不能至者矣以
予宣悞作子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
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
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皇皇汲汲者
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為性說以窮聖賢之所
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一作文
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一作者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
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為君子者脩身治
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
脩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
以不治不脩其身雖君子而為小人書曰惟聖罔家誤作罔念作
狂是也能脩其身雖小人而為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

聖是也治道脩人斯為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
治道失人斯為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
故為君子者以脩身治人為急而不窮性以為言夫七
十一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略之
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
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
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
則是過也使揚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
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
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為急蓋其意以
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于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
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
子其擇焉

與荆南樂秀才書

脩類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以
所業一編先之啓事及門而贄田秀才西來辱書其後
三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
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答宜遂絕而再辱
書再而未答益吉本脫此字宜絕而又辱之何其勤之
甚也如脩者天下窮賤之人爾空能使足下之切切如

是耶蓋足下力學好問急於自為謀而然也然蒙索僕
所為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士舉於有司
學為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相識者
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將從相愛之私或過稱
其文字故使凡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為者由此也僕
少孤貧貧賈祿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
業而涉獵書史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家本悞
作窄蠹經傳移此儼彼以為浮薄惟恐不悅于時人非
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採屢以先多士
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為不足有司之舉而當長
者之知始大改其為庶幾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學成而
身辱為彼則獲譽為此則受禍此明効也夫時文雖曰

浮巧然其為功亦不易也僕天姿不好而彊為之故此
時人之為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
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方欲取榮譽於世則莫若順時
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勅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
時之士大夫所為彬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
足以順時取譽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
也若僕者其前所為既不足學其後所為慎不可學是
以徘徊不敢出其所為者為此也在易之困曰有言不
信謂夫人方困時其言不為人所信也今可謂困矣安
足為足下所取信哉辱書既多且切不敢不答幸祭

答吳克秀才書

脩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

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纒數百言爾非
夫辭豐意雄沛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
張儀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材不足用
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
世之欲假譽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脩焉先輩
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為重力而後進者
也然而惠然見臨六字一作惠然而見及若有所責一
作未得一无得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
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
者有所弱焉尔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浼而自足
世之學者往往弱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其其自
棄百事不関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

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
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一作讀春秋者如無
詩書何其用功少而至一作自然於至也聖人之文雖
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一有於字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
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
勉焉以模三字一作彊區區力作言語此一照此字有
而宏博不及孟荀之雄者十字道未足而彊一作勉言者
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此句
一本作又弱其悅也故愈力一無此二字愈勤而愈不
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一無此足以下一句不
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一作不足也若道之充焉
雖行乎天地一作下入于淵泉無不之也一有何患不

至四字先輩一作足下之文浩乎需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焉幸甚幸甚脩白

上柱中丞論舉官書

具官脩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脩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爲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疎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脩獨以爲不然然不

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文爾若止此壹事則介不爲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爲是爲非也若隨以爲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因言事見罷真可謂証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真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爲東蘇誤作其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列衣其奏擲殿階一作陛上中令色不動插笏帶問徐拾碎紙袖歸中書他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

悟終用二臣者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用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偶舉之也家宣作邪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忤作忤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為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為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作請罷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為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又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滿位之臣百千邪者正者其糾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他事但欲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

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況今斥介而他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他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下伏惟幸察焉

與曾鞏論氏族書

脩一有字白一有曾君先輩足下六字賤所僻遠不與人

通辱遣專人惠書甚勤豈勝媿也示及見託撰次碑文事脩於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一作族尤不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

不真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孫樂為漢都鄉侯至四
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
合蓋曾元去漢近二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當
仕漢初則據遭葬出失侯而徙蓋又二百年疑亦非四
世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
國不絕者亦無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時侯纔四傳者宣
帝時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為都鄉侯則據之去國
亦不在葬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又樂據姓名皆
不見於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若曾氏出於鄆
者蓋其支庶自別有為曾氏者爾非鄆子之後皆姓曾
也蓋今所謂鄆氏者是也揚允恭據國史所書嘗以西
京作坊使為江浙發運制置茶鹽使乃至道之間耳今
云洛苑使者雖且從所述皆宜更加考正山州無文字
尋究一有不能周悉四字幸察

答宋咸書

脩頓首白州人一作吏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
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
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儒者之於學博矣而又苦
心勞神一作皮精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一作考千歲
失傳之繇范平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杳乎後顧
無窮之來者欲為未悟決難解之感是真所謂勞而少
功者哉然而一有六字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繆非
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
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

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
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繆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
學者之於經一無比三字其可已乎足下於經一本二
字作之於學勤矣一有其於經至矣字凡其所失無所
不欲正之其刊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脩學
一作性不敏明而又無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
見以補六經一作失傳之萬一得足下所爲故尤區區
而不能忘也屬奉使出疆一本二字作行有日忽忽不
具一本具字作得盡所懷惟一有以時字自愛廬陵歐
陽修再拜

歐陽忠公集四十七卷

歐陽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八

問十一道

武城王廟問進士策二首

問學者言三統之義備矣然自孔子刪脩六經與其第
子論難竟齊三代之際甚詳而於正朔獨無明文見於
經者三正王者所以正一統蓋大法也豈宜略而不書
歟抑其義以寓見諸書歟或者經籍散缺而失之歟
自漢以來學者者多增三統之說以附六經之文今所見
者特因漢儒之說爾當漢承秦焚書經未備而百家
異說不合于理者衆則其言果可信歟天象漸遠亂
諸聖今考於六經孔子所筆何說可以驗其信歟不
然商周未嘗有改歟豈其不足爲法聖人非之而不言

歟請借三五之舊與考六經之明文以祛厥疑敢俟來

問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導之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也厚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大宋之興八十餘歲明天子仁聖思致民於太平久矣而天下之廣无元之衆州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識俎宣誤作蛆豆耳不聞弦匏民俗頑鄙刑獄不衰而吏無任責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几歲時吉凶娶會考古禮樂可施民間者其別有幾順民便事可行於今者有幾行之固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禮樂興而後臻於富庶歟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政緩而迂鮮近事

不戾者其術何云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於古必可施於今願悉陳之無讓

問進士策二首

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聚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功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曰耆之說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起况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為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為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

故也然漢武以爲瀆亂不黜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爲田幾井容民幾家上官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爲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誅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

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及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以有可采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隱

問古者爲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而已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治者千里而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十必各立都邑建宗廟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一作訓終武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其於衆務何其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徼障一尉卒之職必命於朝政之大

小皆自朝出州縣家作郡之吏奉行而已是舉天下

皆所自治其於大體則為繁一有且勞二字矣其州縣

大小邑蘇詒作八已字閭田井訓農練卒一夫以上略

無制度其於衆務何其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

和之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

政以一一作均民刑以防之一一作姦此其淺者耳一有蓋不可

專用也六字今自宰相至于州縣諸本有之字一作至

內外凡百有司莫不行文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歛

斷獄訟而已此特淺者爾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為而

欲望民之被其教其可得乎有犯民之泯泯乎此專務

其淺而急其所以教民之深之弊也又失其五字夫治

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制民以淺則防

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之所以治也今一切

悖古簡其當繁而繁其可簡一作大者

而忽務其淺而忽其深故為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

未勤悞作求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

簡之宜法政弛張盡淺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

於今者何宜禮樂刑政一作仁義不可卒成用於今者

何便悖古之失其原何自諸本何自何脩復之方其

術何始迹治亂通古今于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禮樂之書散亡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獨中庸出於子

思子思聖人之後也其所傳宜得其真而其說有異一

作矣乎聖人者何也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

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蓋孔子自年十五而

事孝十五年而後有其道又須十年而一進孔子之聖
必學而後至久而後成而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
誠謂之教自誠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誠學而知之也若
孔子者可謂學而知之者孔子必須學則中庸所謂自
誠而明不學而知之者誰可以當之歟堯用四凶其初
非不思也蓋思之不能無失耳故曰惟帝其難之舜之
於事必問於人而擇焉故曰舜好問禹之於事已所不
決人有告之言則拜而從之故曰禹拜昌言湯之有過
後知而三字一作人告必改故曰改過不悛孔子亦嘗有
過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而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
而得夫堯之思慮常有失舜禹常待人之助湯與孔子
常有過此五君子者皆上古聖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

猶有不及則中庸之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誰可
以當之歟此五君子者不足當之則自有天地已來無
其人矣豈所謂虛言高論而無益者歟夫孔子必學而
後至堯之思慮或失舜禹必資於人湯孔子能無過此
皆勉人力行不怠有益之言也若中庸之誠明不可及
則忘人而中止無用之空言也故予疑其傳之謬也吾
子以為如何

南省試進士策問三首

昔者禹治洪水奠山川而堯稱之曰萬世之功也蓋
遭大水莫如堯致力以捍四字一作能辨大患莫如禹
別四海九州山川地形盡水之性知其利害而治之有
法莫一作未有如禹貢之為書一作詳也故後世之言

知水者必本於禹求所以治之之法與其跡者必於禹
貢然則學者所宜盡心也國家天下廣矣其為水害者
特一河耳非有堯之大患也自橫壠商胡再決三十餘
年天下無一人能興水利者豈有其蘇誤一作其有人
而弗求與求而弗至歟抑不知水性而乖其導洩之方
由禹貢之學久廢而然歟此當今之務學者之所留意
也且堯之九州孰高孰下禹所治水孰後孰先考其治
之之跡導其大水所從來而順其歸其小水則或附而
行或止而有所畜蘇作蓄然後百川皆得其宜夫致
力於其大而小者從之此豈非其法歟然所導大水其
各有幾夫欲治水而不知地蘇本脫此字形高下所治
後先致力之多少及其各與數則何以知水之利害故

焉夫禹所以通治水之法如此者必又得其
要顧悉陳之無隱

問三王之治揜亦不同而制變文章惟固為大倫周禮
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
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
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狩朝會師田射耕燕
饗虎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為其民者亦有畋
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一作事期會一歲之間有幾又
有川黨族官歲時月朔春秋補祭一作蜡祭詢事讀法
一歲之間又有幾其齋戒供給期名奔走發日幾何由
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脩
故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然說者謂周用此以

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豈第必如是之勤
且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苟簡不能備舉故其未能
及於三代之盛歟然為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
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設施有法而第弗深考之歟諸
君子為言之

山六十四卦所謂易者聖人之書也今謂之繫辭者謂
之大傳者亦皆曰聖人之作也其言曰兩儀生四象四
象生八卦又曰河出圖聖人則之又曰庖犧氏之王天
下也仰觀于天俯察于地觀鳥獸之文近取一有諸字
下同也遠取物始作八卦又曰曰者聖人之作易也幽
贊於中明而工書象一兩地而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
卦一書而四說則八卦者果何從而而有乎若曰河圖之

說信然乎則是天生神馬負八卦出于水中乃天
然之文爾何暇庖犧始自作之也如幽贊生孝且之說又
似八卦直因著數而生爾至於兩儀四象相生而成則
又無待於三說而有卦也故一說苟勝則三說可以廢
也然孰從而為是乎卜筮自堯舜三代以來用之蓋古
聖人之法也不必窮其始於古遠茫昧之前然繫辭聖
人之作也必有深旨幸決其疑

問進

宣蘇本作一遺而後二首皆題

一首問孟子以謂井田不均家宣蘇作鈞則穀祿不平

經界既正而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
界始蓋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不復
者千有餘歲凡為天下國家者其善惡之迹雖不同而

其文章制度禮樂刑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爲乎然亦不害其爲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爲者果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一作民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惡加于人者雖非一而更田之制當時民特爲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爲不便則孟子謂之仁政可乎記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書傳之言其戾如此而一作於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有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治視三代何如其民田之

制稅賦之一有去穀祿之四字差又何如其可施於今者又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問子不語怪著之前說以其無益於事而有惑於人也然書載爲鳳之來詩錄乙鳥之生商易稱河洛出圖書禮著堯龍游宮治春秋明是邦而正王道六鶴鸚鵡於人事而何干二南本功德於后妃麟暨騶虞益豈婦人而來應者孔子見作俑者歎其不仁以謂開端於用殉也况六經萬世之法而容異說自啓其源自秦漢以來諸儒所述荒虛怪誕無所不有推其所自抑有斬乎夫無焉而書之聖人不爲也雖實有焉書之無益而有害不書可也然書之亦有意乎抑非聖人之所書乎予皆不能論也惟博辨明識者詳之

問為政書徇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亦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正名立制言順事成然後因迹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粲然無不備矣可謂盛矣董仲舒以為三代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具也自秦肆其虐滅棄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與迹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變其首者邪然自秦迄今千有餘歲或治或亂其發興長短之勢各由其人為之而已其襲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復也豈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迹而復井田字文求其名而復六官二者固皆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言為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為政必先經乎禮豈虛言哉自秦以來治世

之主幾乎三代者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嘗復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謂歟豈遺名與迹而直考其實歟豈孔孟之所謂者有旨而學者弗深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異同者以對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害欲齊於家作于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祿車服禮樂于朝以待其下為士者脩仁義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于朝者知下之能副其行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于已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干利而進

爾雖有爵祿之設而日爲之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迨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夫其本致其反古宣蘇作反本而有復自何時欲辨今制稍復於古十二當自何始今之士比自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意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自重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爲之先其執亦奚由而合也宜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歐陽文忠公集第四十八卷

歐陽文忠公集卷第四十九

臨江後學子曾魯得之考異

祭文二十首

求雨祭一作五龍祈雨文

年月日乾德縣令歐陽隆堇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五龍之神曰百里之地一時而不雨則民被其灾者幾千家然則水旱一作之字重事也一無此字天之庇生斯民者豈欲輕爲之乎不幸而遭焉則歸其說於二者一曰吏之貪寔不能平民而使然乎之氣干於陰陽之和

而然也一曰凡山川能出雲為雨者皆有神以主之以節豐凶而為民之司命也故水旱之災不以責吏則以告神嗚呼民不幸而罹其災脩一作吏與神又不幸而當其事者以吏食其祿而神享其祀也今歲旱矣令一作吏雖愚尚知恐懼而奔走神至靈也得不動於心乎尚饗

求雨祭漢景帝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告于漢孝景帝之神縣有州帖祈雨諸司縣令至愚以謂雨澤頗時民不至於不足不敢以煩神之視聽癸丑出于近郊見民稼之苗者荒在草間問之曰待雨而後耘將又行見老父曰此月無雨歲將不成然後乃知前所謂雨澤頗時者徒見於城郭之近而

縣境數百里山陂田畝宜蘇異作畝之間蓋未及也脩

以有罪為令於此宜勤民事神以塞其責古作令

從古本既治民獄訟之不明又不求民之所急至去縣

十餘里外凡民之事皆不能知頑然慢於事神此脩為

罪又甚於所以來為令之罪惟神為漢明帝生能惠澤

其民有義行剛威靈之名照臨後世而尤信於此地之

人神其降休以答此土之民之信尚嚮

祭栢侯文

謹以醢肩卮酒之奠告于栢侯張將軍之靈農之

為事亦勞矣盡筋力勤歲時數年之耕不遇一歲之

稔稔則租賦科斂之不暇有餘而食其得幾何不幸水

旱則相枕為餓殍夫豐歲嘗少而凶歲常多今夏色

登粟與稻之早者民曰良之矣秋又大熟則庶幾可以
支一二歲之凶荒歲功將成曷忍敗之今晚田秋稼將
實而少雨雨之降者類在近郊山田僻遠欲雨一作高
阜之方皆未及也惟神降休宜均其惠而終成成功神
生以忠勇事人威名震於荆楚沒食其土民之所宜告
也尚饗

北嶽廟賽雨祭文

古者諸侯之國水旱豐凶山川所禱各即其封祀薄秩
宣非作秋非卑止於一國而神所降休亦不過其國中豈
如巨岳四方之鎮天下之惟天子命祀公王之崇而脩
之職既非一邦之守凡河上里上給下足皆責于厥躬
故脩之禱非鎮一州而止自河以北冀厥惠之咸蒙况

神之主又非河北而已利澤之廣宜及於無窮既獲賜
矣而又敢黷幸神聽之惟聽鄉食

脩城祈晴祭五龍文滌州

雨澤於物溥哉其利及其過差患亦不細民勞於農將
鞅而敗吏勤於職一作于城已成而北一作於龍於吏
民何怒何矣山湫有祠樂可潛戲宜安爾居一作藏靜
以養智冬雪春雨其多已太浸潤一作畜足支一歲旱則
來告一作救否當且一作有待

又祭城隍神文

雨之害物多矣而一作惟城者神之所職不敢及他請
言城役用民之力六萬九千工食民之米一千三百石
衆力方作雨則止之城功既一作已成雨又壤一作問

雨者於神誰尸吏能知人宣蘇作成城不能知一作爲
字雨惟神有靈可與雨一作以與語吏竭其力神祐以
靈各供其一一作職無媿斯民

祈晴祭城隍神文

昨者王倫爲盜攻劫城市州民被虐餘毒未瘳非待脩
言乃神所見近蒙朝旨許理城隍所以戒往弊防未然
惟神愛福此州必有陰助今與役有期而大雪不止沮
民害事咎必有歸惟脩不能事神治民當有明罰而城
之成否自繫神民惟神之靈敢以誠告數日之內豁然
陽開尚不失時在神而已尚饗

又祭漢高祖

一作城隍廟文 涿州

民常患不勤於農農勤矣而雨敗其稼吏常患不將其

職職脩矣而雨害其功吏與民慢作作怠則懼神罰妨
民沮吏豈又神聰乎麥雖已失猶有望於穀城尚可補
敢不勞厥躬咎難追於已往神幸惠於其終

祈雨祭漢高祖皇帝文

涿州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漢
高皇帝之靈一作神而言曰吏有常職來官于涿一作
此者不三四歲而易也神食于此無窮已也神與吏於
涿人孰親且久一有也字孰宜愛其一作涿人之深也
涿人敢慢其吏而犯吏法者有矣未聞有敢慢神而犯
威靈也其畏信勤事於吏孰若畏信勤事於神也吏於
凡小事猶皆一無此字勅有法令約束違則有罰孰若
神之變化不測而能與民轉災爲福也吏朝夕拜壽彌

旬越月而無所感動神之召呼風雲開闔陰陽而役使鬼物頃刻之間一有爾孰難而孰易六字也宣作爾今

民田待雨急矣吏知人力不能為猶竭其力而不得已况神之易為也况滌人一作民畏信勤事之久而親神

宜愛之一有深也二字而又有可以轉災為福變化不測之能也吏誰敢與神較而一無此中三字脩輒一作

敢以此為黷者蓋哀民之急辭也其政一作其政之不善而召災旱又以為黷神宜降殃於蘇作于脩而賜民

以雨使賞罰並行而兩得也民之幸也脩之願一作幸也尚饗

漢高祖廟賽雨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漢高皇帝之神古之為政

者率人甚勤備災甚謹而自勉其篤故勸農節用均豐

宣蘇本脫此四字 補敗雖有水旱之歲而無饑殍之民

一遇天災則厚自貶責務脩人事之闕而復陰陽之和

今乃不然當無事之時不能勤民於農而亡備災之具

一月不雨使民惶惶又不自責以脩其闕而動輒干神

類神聰明知厥過之在吏閔斯民之可哀賜之豐年徧

祈雨祭張龍公文 穎州

維年月日具官脩董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張龍公之神曰刺史不能為政而使民失所其咎安歸而又頑傲愚宜無誠懇忠信之心可以動於物者是皆無以進

說於神雖其有請宜不一一作無聽也然而明天子閔閔憂勞於上而生民嗷嗷困苦于下公私並乏道路流亡於此之時以一日之雨救一方之旱用力至少其功至多此非人力之所能為而神之所甚易也苟以此說神其有不動於心者乎幸無以刺史不堪而止也刺史有職守不獲躬走祠下董遣管界巡檢田甫布茲懇迫尚饗

祭薛尚書一作簡肅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董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于故資政殿學士贈兵部尚書薛公之靈景祐之元公初解政雖告于家而疾未病若脩之鄙敢辱公知公於此時欲以女歸公德方隆謂當再起齊大之婚敢辭以禮天

不憖遺公薨忽然其後二一作三年卒追前言生死一

作死生之間以成公志掛劍于墓古人之義公敏於材

剛毅自勵不顧不隨以直而遂命也在玉位則難期惟

其行已敢言是一作自師有罪之身竄逐囚拘生不及

門葬不送車致誠薄奠因道終初尚饗

祭謝希深一作舍人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將以明日祇役于滑謹用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副閣舍人謝公之靈嗚呼謝公一作公

乎性明於誠履蹈其方其於死生固已自達而天下之

士所以歎息而不已者惜時之良况於吾徒師友之分

情親義篤其何可忘景祐之初脩走于峽而公在江東

寓書真州哀其親老一作甚困而勉以自彊其後二年

再遷漢上風波霧毒凡萬二千里而會公南陽初來謁
公迎我而笑與我別久辨其貌若故而氣揚清風之館
覽秀之涼坐竹林之脩廡泛水芰之清香及告還一作
歸邑得官靈昌走書來報喜詠于章罷縣無歸來客公
邦歡言未幾遽問于狀不見五日而入哭其堂嗚呼謝
公年不得中壽而位止于郎惟其歿也哭者爲之哀不
識者爲之相弔或賻其家或力其喪嗟夫爲善之効得
此而已庸何傷富貴偶也壽夭數也奚一作何較其少
多而短長若公之有言著于文行著于事材著于用既
久而愈彰此吾徒可以無大限而君子謂公爲不亡滑
人來迎脩馬當北而不即去者以公而彷徨始脩將行
期公饒我今其去也來奠公觴茲言悲矣公其聞乎抑

不聞也徒有淚而浪浪尚饗

祭薛質夫文大理寺丞薛自禰

嗟吾質夫行豐而脩乃享其禮華雖敷不酌而枯善
惡賢愚非有契符報或一差咎誰歸幸孔智通天曰命
矣夫在聖猶疑况於吾徒嗟吾質夫母不勝縗慕無孺
孤奠觴爲訣已

尚饗

祭十四叔文

維年月日具官姪脩董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十四
叔都官之靈曰昔官夷陵有罪之罰今位於朝而參諫
列榮辱雖異實比羈繼使脩哭不及喪而葬不臨穴孩
童孤艱甫養提挈昊天之報於義何闕惟其報者庶幾
大節尚饗

祭于漸文尹字常服士知懷州尹源廟奉無祭下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人自鎮陽至懷州以清酌

庶羞之奠及祭于亡友尹君子漸十一兄博士之靈焉

呼天於一作生萬物與吾人孰愛憎而薄厚其生未始

以一齊其死且其有大壽者百年者亦死則短長之何

較惟善人之可喜謂宜在出而常存曰仁者壽兮是亦

愛之者之說謂善必福兮得非以已而推天禍福吉凶

一作壽天至其難通雖聖人亦曰命而罕言兮豈其至

此而辭窮壽夭置之吾不能問嗟乎子漸吾獨有恨我

不見子於今幾時自子得懷始有見期子不能來我欲

亟往子今安歸我往何一作誰訪昔我在朝諫官待從

職當為天子不責朋黨之誣苟避諷兩相知而以

心謂尺書之不用遂聲音之亦隔哭不聞而徒慟嗟此奠

之一觴本冀歡言之可共往莫及兮難追哀以辭而永

送尚饗

祭于師曾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

師曾十二兄之靈曰嗟乎師曾辯足以窮不物而不能

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

野水之濱猿狖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

萬鬼而為隣嗟乎師曾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

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于人方

其奔顛斥逐困厄艱屯舉世皆窅而語言未嘗以有及

以窮至死不妻子不見其悲忻可嗆進退屈伸一作出

處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為訣隱几待終
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宣誤
何令憂患之至宜其心累於心曾自子云逝善人宜哀
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
忘言不可究嗟乎師曾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
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為後世師法雖
嗣子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
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脩此一罇冀以慰子聞乎
不聞尚饗

祭蘇子美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董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文湖州長史嫁誤作蘇君子美之靈曰哀哀子美命

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曾蟠屈龍蛇風雲
變化兩電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車人有遭之心驚膽
落震仆如麻須臾齋止而回一四四顧百里山川草木
開發萌芽于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時可怪邪嗟
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
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家作碎于於窮達始終仁義
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一作遠以沒地獨留
文章照耀後世嗚呼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
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
予觴尚饗

祭鄭宣徽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宣徽太尉鄭公之靈曰脩

家宣蘇本無此上一十一字曩在揚屋公為先進既登

館閣遂獲並遊平生癸言俯仰今昔至於勤勞中外啓沃謀猷紀德揚功已著朝廷之論臨風墮涕但申明舊之私永訣家語作央之情一觴而已尚饗

皇考焚黃祭文 蘇本無皇考二字

男脩童以酒酌庶羞之奠告于皇考即中之靈脩不肖不能紹稟先訓尚賴餘德遺休不墮其世得階仕進荷國寵靈欲報之恩不知其所幸天子以孝治天下凡列位于朝者皆有追榮之典俾其知所以有此爵祿者皆有自來而退得伸其私志故自上三見于郊一開明堂以大享其所推恩自太子中允尚書工部兵部員外郎兵部郎中告于第者四今董以告惟是褒

祭之意則具載于訓辭尚饗

歐陽文忠公集卷第四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歐陽文忠公集卷第五十

祭文十七首

祭程相公文

維至和三年歲次丙申月日具官歐陽脩重以清酌庶
 羞之奠致祭于故大師相國程公之靈嗚呼公於時人
 氣剛難合予實後進晚而相接一笑之樂淋漓酒卮十
 年再見公老予衰公遽如此予存樂時人生貴富朝露
 之光及其零落止一作祗益悲傷惟可喜者令名不忘
 士窳閭巷矣不逢時公位將相韞吉本作韞能不施公
 居廟堂有言諤諤台首于外愉愉其樂酒酣氣振猶見
 鋒鏑惜也雖老神清志蘇軾作至完手書來復計已在
 門昔者罇酒歌歡笑謔今而一觴涕淚沾落死生忽焉

自古常然撫棺為訣夫復何言尚饗

祭資政范公文

宣蘇家本皆無資政二字

月日廬陵歐陽脩董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資政
毅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范文正公之靈曰嗚呼公乎學
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公為
好許公曰彼善公為樹朋公所勇為公則躁進公有退
讓公為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讒眾排
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一
作度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豈
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
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榑榱傾巢破窟披折傍枝言
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為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為

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
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辯愈
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
薄奠尚饗

祭杜祁公文

諸本皆無祁字

維嘉祐二年三月日具官歐陽脩董遣驅使官趙日宣
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師贈司徒侍中杜
公之靈曰士之進顯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豐腴公
為輔弼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儒他人不堪公
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放於閑適公居
于家心在于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達旦不寐或憂
形于色如在朝廷而有官責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為樂

退不忘天下以爲心故行於已者老益篤而信於人者
久愈深人之愛公寧有厭已壽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
之喪道路嗟咨况於愚鄙久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
馳送不臨穴哭不王惟銜辭寫恨有涕漣洏尚饗

祭吳尚書文

維嘉祐三年五月庚午朔具官歐陽脩輩遣驅使官田
安之至于西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留守資政
左丞贈吏部尚書吳公之靈曰嗚呼公乎余將老也閱
世久也見一作念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多也士
少勤其身以干祿仕取名聲初若可愛慕者衆也既而
得其所欲而怠與迫於利害而遷求全其節以保其終
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彊飲食平居笑言以相歡樂察

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幾時遂至於衰病
與其俯仰旦暮之間忽焉以死者十常八九也嗚呼公
乎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既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
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墮泣至於失聲而長號也一本
惟字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
以講國論而久留於外宜享壽考以爲人望而遽云長
逝一作往此搢紳大夫所以聚弔于家而交朋故舊莫
不走哭于位一作次豈惟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
尚饗

祭梅聖俞文

維嘉祐五年歲次庚子七月丁亥朔玖日乙未具官歐
陽脩輩率具官呂某劉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

友聖俞之靈而言曰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余仕六初子
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談辯鋒出賢豪滿前謂言
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有憂患子去一作出河南
予與山破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擢濫官朝廷薦
子學舍吟哦六經余材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厄日有
聲名余猶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鬚早變子心寬
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真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
余壁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况於富貴又
何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子子在子又
去我今存兀然凡今之遊皆莫余先紀家悞作紆行琢
碑子宜余責送終邨孤則有衆力惟聲與淚獨出余臆
尚饗

曾祖曾祖母祖祖母焚黃祭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某月朔日曾孫具官脩望以清
酌庶羞之奠及太子少保大保延安郡榮國太夫人之
告四通告于曾祖太保曾祖母太夫人之靈曰脩以不
肖之質獲蒙祖考之餘休事有爵祿材薄任重終膺獎
擢踐更二府國有常典命及其先非惟優異丞弼之臣
蓋以彰積善垂慶其來有自而欲潛光闕德發耀有時
俾宣誤作但為臣子者退得伸孝於家而進以盡忠於
國是謂一施而兩得此朝廷所以推仁廣恩而為小子
之幸也敢不夙夜祗畏竭其思慮勉其不逮俾有樹立
冀不顛墜其家聲以對揚天子之寵靈以承賴相考之
遺德官有職位繫身于朝不得瞻望松楸規功為巨重



原件短缺

遣兄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告祖祖母諸大無詞此法

皇考太師祭文

嗣子具官脩堇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常少卿給事中
大子少師太師告身四通告于皇考太師之靈曰脩獲
罪千夫幼罹孤苦蒙賴積德積善之慶不殞其躬得後
士大夫之列天子哀其祿不獲養而寵及其親曰非以
爲榮俾以伸汝志亦以示國家推仁廣惠不忘人之先
也有慶賜之恩而又有官秩之寵皇元年季秋天子恭
謝天地于大慶則有大常少卿之命四年西冬給家作
洽誤享于廟則有給事中之贈五年冬十有一月脩忝
貳樞密則有少師之錫明年閏八月承之東府則有太
師之告而脩官職有守不得以時躬親即事留君之命

克恭克寬躬禹湯之聖德澤被物威靈在天今者因山
爲陵十萬世而叶吉同軌畢至無一人之後期而臣受
恩最深報國無狀不能垂髮持紼以供賤事而古人可
慕有魏三良之殉身罔極徭哀但同百姓之喪考尚知
豺獾之薦冀伸犬馬之誠臣無任號天摧絕哀慕感切
之至臣脩西望泣血頓首死罪重言

祭弔 石曼卿文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脩重遣尚書都省令史
李敏至弔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反曼卿之
墓下而弔之以文曰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
同乎萬物生死而後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
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之所皆

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
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
地下者一有吾字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
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一作之九莖柰何荒烟野
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
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
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鼯此自古聖
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
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惻不覺
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尚鄉食

祭胡大傳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十一月乙亥朔八日具官

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傅致仕胡公之靈
自昔並遊儒館當世其豪譬如花卉先後零凋家侯作
凋零惟公松柏凜凜寒標他人磨礪爭出圭角公獨渾
然不見其璞廊廟之器誰能測度晚歿天用薦有嘉言
予文之鄙懼不能傳三十年間既親且舊哭不及喪行
不迭柩寫恨臨風有懷莫究尚饗

祭劉給事文

惟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四月壬寅朔十五日丙辰具官
脩葺遺通引官行首龐簡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
友留臺給事原甫之靈曰嗚呼金百鍊以爲鑑而物不
能遁其形及爲物蝕而蔽其光頑然無異乎瓦甃然而
一遇良工之藥磨而瑩之則可以見肝膽而數髮蓋

其可昏者此不可昏者性其或廢而或用由有與不
幸若吾原甫者敏學通於今古精識造乎幽微乃百鍊
之英而萬事之鑑也一為未疾昏之至使良醫不能措
其術百藥無所施其功遂埋至寶衝恨無窮此所以士
夫驚呼莫不為朝廷而痛惜至於不知命者皆有疑於
造物之工况相知於道藝而久接於遊從念以身而莫
贖徒有淚而沾兮尚饗

祭丁學士文

嗚呼元珙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
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為賢子之美才
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
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

而已小人得志暫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
謗無如仲尼魏然袞冕不祀相繼孟軻之道愈久彌光
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修身而俟擾擾茲愚經
營一世迨諸本悞作殆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誰記是
皆生則孤胤死為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
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
見於南邦使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
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珙道之通塞有命
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為此言寄哀一
奠有淚漣漣尚饗

祭吳大資長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重遣公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余于

資政侍郎吳公之靈曰惟公以孔孟之學是董文佐
佑三朝始終一節預准庸繇敢企光塵而余一室早
接雋遊之末紫樞黃閣晚陪國論之餘雖出處之畧同
在進退而則異余實衰病久思返於田疇一作廬公方
盛年宜復還於廊廟豈期白首來哭素帷飲醕百分尚
想平生之意氣爲良一奠不知涕泣之縱橫尚饗

祭蔡端明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重遣三班奉職指使字敷以清酌庶
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殿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蔡公君
謨之靈曰嗚呼盛必有衰而生必有死物之常理也生
爲可樂而死爲可哀人之常情也而又有不幸於其間
者宜其爲恨於無窮也自公之奮起徒步而名動京師

于家不恭不勉力於其親不孝罪莫大焉是以涕泗屢
懼不誌自安重遣兄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告尚饗

皇妣太夫人祭文

嗣子具官脩重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平昌榮陽郡太君
安定郡永國太夫人告身四通告于皇妣太夫人之靈
曰脩有不孝之罪不得躬親省視松柏者于茲十年無
歲不請于朝而訖不獲報遂以貪冒榮祿留連歲時獨
幸天子仁恩教人以孝俾得寵及其親故自嘉祐之元
殆今凡四被追封之告亦足以少慰烏鳥之心而備官
家府任責至重不得退徇其私有司所下告第之制所
以誕揚休命寵褒幽顯者不能躬自臨事則又以永負
至慈罔極不報之恩不勝悲葉哀愴之情重遣兄之子

嗣立以告尚饗

祭宋侍中文

惟靈明誠敏識清方粹直由初考終不變一德忽然云
亡天子之側富於文章玉質天葩施之朝廟炳耀光華
自茲而絕學者之嗟既文一作智且賢周達善問惟此
不朽有司之信而車其行禮備哀榮奠家誤作尊觴為
訣脩等之誠尚饗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朔八日甲寅具官臣歐陽脩伏
觀大行皇帝靈駕發引臣以官守有職不得攀號於道
左董擇順天門外恭陳薄奠瞻望靈輿臣脩西望泣血
頓首死罪言曰伏惟大行皇帝至仁至孝本堯舜之心

使皆化為羽翼而飛宣誤作揚之豈不可惜也哉此
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惟神之惠假以十日之不雨
以成天之大賜使收獲得以時而民足食公足用是則
賴神之靈假之旬浹之頃吉作頃而九州數千里之地
公私皆受其賜矣蓋所假者少而所利者多故敢以為
請尚饗

歐陽文忠公集卷第五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省柔北攝提格縣人陳斐允章重校訛謬



Large, faint watermark characters, possibly '正' (Zheng) and '西' (Xi), overlaid on the page.

